

琴台客語

彥火

至於金庸漫畫版，除了近年李志清的手筆，還有新加坡亞太圖書公司版。

亞太圖書公司主持林利國女士，是筆者多年的朋友，她找新加坡漫畫畫家黃展鳴為《神鵬俠侶》做漫畫作者，後來獲得金庸的青睞。

黃展鳴《神鵬俠侶》漫畫版，分別出了星、港版。金庸還為這一漫畫版寫了序，對黃展鳴的漫畫作品評價頗高，直把他與早年金庸作品的插圖者雲君相媲美——

黃展鳴先生與昔年雲君先生所繪之楊過、小龍女皆英俊俊美，令人傾倒，兩位畫家先後輝映，頗增「神鵬」原作神采。

有「新加坡國寶」之稱的書法家潘受為本書題簽，倪匡、蔡瀾、黃霈等寫了推薦語。

談起金庸館的建立，可說是應運而生。某次在一個酒會中，遇到當年民政事務局曾德成局長，曾向他表達建立金庸館的強烈願望。他表示，他自己也有此意，只是他覺得眼下金庸手跡、資料不多，感到為難。我建議可以公開徵集金庸的資料，海內外金庸粉絲大不乏人，應無問題。這是三年前的事。

結果經過二年的籌備，特別在康文署副署長吳志華博士、盧秀麗總館長的努力下，金庸館終於建立了。其間有些珍貴手跡，如《笑傲江湖》手稿，還是我從中轉轉介紹

金庸漫畫版

聯繫而取得的。曾德成「被退休」後，仍然關心此事。金庸館開館，他還親自赴會。

在此之前，為配合金庸館的建立，我受到康文署、藝發局的委託，舉辦了「我與金庸——全球華文散文徵文獎」。徵文獎在全球二十多個地區和國家進行，海內外共有一百多個文化團體、傳媒負責人共襄盛舉，稿件如雪片飛來。

這一徵文，在內地、台灣、海外反應十分熱烈，可惜香港的傳媒，包括香港電台、無線電視等十分冷淡，不予報道，令人納罕。

可見香港某些傳媒只對政治話題及與政治相關的文化話題感到熱愛，對香港純文化十分漠視！這是題外話。

這次獲公開徵文的首獎，是來自台灣的失明人士李堯，他是利用供盲人閱讀的凸字，讀畢金庸的全集。他來香港領獎，帶了一套金庸的《倚天屠龍記》第一本，那是他已逝父親遺下的，是一九八七年台灣遠流版。

他非常珍惜這個版本，要求金庸給他簽名，我代轉達他的熱切願望。最後金庸給他蓋了印章，他為此欣喜若狂。

為海內外讀者所樂意收藏的金庸相關資料，除了版本外，刊登金庸早年作品的報章、雜誌、金庸作品的電影海報及推廣品都是愛好者的珍藏。（「金庸館去來」，下）

萃仙

查小欣

奧運金牌跳水王后郭晶晶懷有第二胎了。

臨盆在即，快將升做第二任爸爸的霍啟剛日前在微博上載兒子中曦親吻媽媽隆起的大肚、郭晶晶拖着兒子小手的溫馨照片，背景是黃昏時分在海邊石上，霍啟剛稱兒子會是個好哥哥，「更開心的是中曦哥哥，每日抱着媽媽肚子，天天等着做哥哥，一點嫉妒之心都沒有。看來他長大了，可以當個好哥哥了！謝謝關心和各位的祝福。」

霍啟剛留言說收到很多朋友的祝福和問候，他沒透露寶實性別：「不管是弟弟或妹妹都一樣開心，我們都很感恩及期盼着新生命的到來，這趟沒第一次做爸爸那麼緊張，始終我倆都有經驗，兒子比我更開心。」

據知，郭晶晶預產期在這個月，霍家上下嚴陣以待，已聘請了五人陪月團，並跟生第一胎時一樣，在有「富豪醫院」之稱的養和醫院作自然分娩。

郭晶晶日前和霍啟剛帶兒子去參加生日派對，郭晶晶腹大如籬，腳踏平底鞋，全程小心翼翼，大部分時間都坐在一旁。

身在歐洲開會的準爺爺霍震霆，接受傳媒恭賀他再做爺爺時，他笑着連講3次：「多謝！多謝！多謝！」

郭晶晶遵從霍家傳統生三個

謝！」非常高興。記者試着探問郭晶晶懷的是男是女？他稱不知道，但不論是孫子或孫女，他都喜歡，並透露已開始為寶寶構思中文名字。霍震霆承認郭晶晶生產在即，他公幹完畢，會盡快回香港，等孫出世。

有指霍家傳統媳婦要像霍震霆與前妻朱玲玲要生三名子女，為霍家開枝散葉，問霍震霆是否屬實，他說：「歡迎，但要等他們自己決定。」郭晶晶現年才35歲，在40歲前再生寶實，應沒難度。

一直以來，甚為欣賞霍啟剛郭晶晶，他們低調、樸素，甚少珠光寶氣、滿身名牌地出席社交場合，沒逼人氣焰，沒貼身保鏢重重包圍的排場，不浮誇炫富，接地氣，很討好的一對名人夫妻。



■霍啟剛日前在微博上載兒子中曦親吻媽媽隆起的大肚照，好溫馨。

抗生素要及時？

早前有女生病毒入心，昏迷三周不治，家人質疑院方在女兒昏迷22小時後才處方第一次抗生素。

其實很多人不明白，抗生素不是萬能，更有可能奪命。看報道所說，醫院沒有開任何藥物，一直到病人嘔得嚴重，還在化驗時，最後才處方抗生素，結果女兒昏迷後不治。易龍中醫在文章寫到：「最致命的一擊是給予抗生素，並非因遲了處方抗生素。因為這抗生素會將病人剩下的免疫力降得更低（正如那心臟專科醫生所說），使在心臟的病毒更活躍。」

誰經歷過抗生素洗禮都會知道，抗生素很快減了病徵，但隨之而來是很累，整個人像渙散一樣，它打的是病毒，也是你。而慢慢是病毒在面對抗生素時，都會慢慢適應。袁國男醫生近年不斷在媒體上說抗生素的不是，他唯一跟得上美國及世衛的警告，說明給大家聽：我們已進入抗藥性時期，很快抗生素都會變得沒有用，而這就是近廿年濫用抗生素的惡果。

以上病案，中醫只能紙上談兵；嚴重一點的病，大家都覺得只有西醫能醫。但其實這樣的病例天天都發生，減病症只有兩條路：一是把外邪迫得更深入體內，暫不發出，病者以為康復，隨之而來是敏感症狀或其他慢性病，西醫不會明白這

個因果；二是剝停所有免疫工作，外邪長驅直入，引發一堆併發症，令大家以為是病毒的錯，但其實是治療方法之誤。

病人嘔或暈，西醫連最基本的東西也不會做——給能量病人去排毒。在醫院裡，面對嚴重病症，西醫是不會貿然用藥，今次也印證的。另，譬如兒童病房，不過39度的發燒，盡量不會餵退燒藥，因為他們自知發燒比任何藥都厲害。但不給藥的同時，什麼也做不了，只能觀察。

若是中醫的處理，不談由嘔吐開始的感冒如何醫，首先就是保暖、按摩、熱敷，協助病人的身體去反擊。公立醫院只能設探病時間，在冷氣房裡，護士和醫生也忙碌，所謂的觀察其實照顧不了多少。

每一個病例都很難說誰能救回，誰能醫好，但入院作為保險、作為安全做法，這個觀念有時未必準確。找個信得過的中醫或自然療法師，大部分時間能為你作出對應反應，自己學好按摩、食療、熱敷等概念，隨時比用藥用得不明不白的好。

■抗生素不是萬能，更有可能奪命。 網上圖片



天言知玄

楊天命

四月份可以說是讓天命憂心忡忡的時間，在這個月份，有許多步步逼近的預言，讓人難以放心。

閣下若有購買天命的運程書，在「世界天運」一章，定會發現在今年堪稱「地球癌」的運程中，四月尤其堪憂。

在「末路狂徒挑事端」這一段，我曾預測到「各國面對的『仇敵』將會是誰？」、「卦象顯示，愈是山窮水盡、望尋覓出路的人，愈容易孤注一擲、瘋狂反撲……或者某些瘋狂的領導人，他們會蠢蠢欲動，拒絕合作，甚至誓要挑起事端。尤其要留意辰月（新曆4月到5月初左右），會是口舌之爭的月份，也許就是有人發表喪心病狂的言論，想要挑起事端。」

聰明的讀者，大概已經發現，這兒所指的蠢蠢欲動的領導人是誰了吧？很不幸的是，現實似乎恰恰被天命言中，正在逐步應驗。目前正值天命所說的辰月（新曆4月到5月初左右）之間，國際局勢風雲變幻，

幾乎每天睡醒都會看到牽動人心的新聞或傳聞：美國轟炸敘利亞；朝鮮的核試爆迫在眉睫；美國總統特朗普也安排了艦隊，隨時把導彈瞄準別的國家……若朝鮮真的製造更多事端，美國當然會給予反擊。最後會不會因此引爆新一輪的軍事對抗？截至我正在寫字的這一刻，暫時還未百分之百肯定。

但至少，「口舌之爭」和「挑起事端」等等事件，已經逐一應驗，戰火也有愈燒愈旺的趨勢。其它更加令人恐懼的預言，也會步步逼近嗎？當初的卦象，顯示了怎樣的景象呢？四月這個「太陽月」，代表與火有關的意象（即也可以指炮彈、軍火等），再加上象徵爭執的「朱雀」位，正如火星撞地球一般，既動口又動手！如此火爆，怎麼不令人擔憂？

請別誤會，此刻的天命並不是想「拋書包」證明自己的預言準確。事實上，我更希望事實與我的預言背道而馳，希望世界和平，沒有人需要生活在戰火的恐懼當中！

生活語絲

吳康民

每天要看好幾份報紙，如何選擇性閱讀？

第一，看新聞或專欄文字的標題。標題有吸引力，便看下去，標題平平無奇，只好放棄，即使因此難免遺珠，也沒有辦法。第二，看作者的名字。有的作者文章又長又囉唆，「聞名」已久。見其文字，敬謝不敏，略去便是。第三，看文章的長短，也許有的文章長得更有道理。但現代人時間寶貴，長文章總令人望而生畏。況且並不是學術論文，只是時事評論而已，何必拉得那麼長，難免令人感到有篇稿費之嫌。

不過，當今文章不值錢，區區稿費，未必吸引到作家寫長文章。只是有的人像說話一樣，囉囉唆唆，長長氣氣。一句話，一個意思，總要反覆說上幾次，這是某些人的習慣。君不見有些飯局或茶聚，如有某些一貫講話滔滔不絕的，在場便令人久而生厭，巴不得下堂求去。我的朋友中有好幾位是「長氣袋」。每有聚會，總是爭着發話，滔滔不絕。凡有這幾位長篇大論的朋友在場，我總會藉故中途退席。還有的是某些大會上的發言，有的人總喜歡以領導人的訓話自居，以至喧賓奪主，比主人的致詞還要長得多。這些人總以為，作為「領導人」，非有一個長篇大論不可。

我生平都有多次主持會議，或作主要發言者致詞，但我總是盡量簡短。因為我深知，長篇大論，在眾多參與者之中，認真傾聽者是少數。簡短扼要的發言，人家更有印象。況且，有的屬禮貌式的致詞，更不可喧賓奪主，在主人致詞之後，作「政治報告」式的發言。

各類會議上的講話，可是一門學問。有的宜短，有的可略長。但眾多聽眾的場合，總是簡短的受到歡迎，「長氣」、「囉唆」的講話令人搖頭嘆息。其實何苦在講話中施展催眠術，給聽眾一個不良的印象，導致大家昏昏欲睡呢？

地瓜情結

史書記載，民國十六年間，山東屢遭災害，加之匪禍連連，有些百姓只好懷着對故土的深深眷戀，拖兒帶女南遷，歷盡艱辛來到安徽省來安縣的長山村，靠勤勞戰天地，靠堅強覓生存，他們保持着山東人的生活習俗，在異鄉的土地上不改鄉音，搭起在故鄉住慣了的房屋，播種着在故鄉吃慣了的莊稼，形成了如今的「山東村」。來安的山芋，就是山東的地瓜。

近年來，超市裡一年四季賣一種個頭很小的地瓜，名字叫紫薯。2012年7月我去北戴河開筆會，吃過一次紫薯，那是我第一次吃紫薯，以前並不知有這麼個品類，眼看着紫薯流着綿軟的甜汁，濡濡地把盆裡的飯菜染成了紅色，甚是吃驚。據說這些紫薯都來自秦皇島，那裡有個地瓜育秧基地，規模之大遠近聞名。紫薯的名字聽着新鮮，自然也有很好的口感，還有濃濃的薯香。

無論是紅薯、白薯還是紫薯，它們都在春天育苗，夏天栽種。每年寒意未盡，農人就開始準備培育秧苗了。先是在壟好的溫床中育苗，把保存完好的地瓜種放進溫床，撒上泥沙埋過瓜身，澆遍水，不久便生長出一枚枚芽苗。它們日夜成長，逐漸整齊繁密，等芽苗長到十幾公分高時，把它們從母本上掰下，栽進整好的田壟裡，從此便進入地瓜的生長期。

這個壟，我們這裡叫地瓜溝。說是溝，其實又是起的壟。每年春天栽秧時，都要經過田地刨平、鬆土，方能順利地起壟。在壟上刨窩、施肥、澆水，把苗子插進去，埋窩，這道程序叫做「淹種」。在整好的壟溝上挖個小坑，澆水，趁泥土濕潤插上秧苗，種在挖好的坑裡輕輕壓實，叫作「封淹」。鄉下人有一個說法，三犁耕，四犁沖，意思是種一溝地瓜需四犁組成。高的土層叫地瓜脊，低的土層叫地瓜溝。

等全部淹栽完畢，過幾天再去地裡察看，此時的瓜秧已水靈靈地昂揚挺起，比在溫床裡還健壯結實，這說明秧苗已順利成活了。秧苗成活後，長到七八月份會拖秧，綠油油的秧蔓在地裡牽牽絆絆，佈滿整個壟溝，站在地頭看去，只見地瓜的秧葉波浪般鋪展。彷彿有一種精神，使它們努力爬行，有一股勁頭，在拉着它們頑強生長。望着它們，你能體會到一種稱作生命的東西。

這個時候的地瓜秧，最易生出根鬚，需要動手把秧蔓扯起，翻一翻秧苗，不讓貼在地

面上的葉莖生出旁逸的雜鬚，以保證結出大個的地瓜。會過日子的人家一邊翻地瓜秧，一邊掐一筐葉莖回家，洗淨切碎，或做成小豆沫，或醬成美味可口的地瓜秧。

醬地瓜秧，需要取鮮嫩的秧蔓，摘去葉子，洗淨控水，切成八厘米段長裝在容器裡，一層層撒鹽封口，醃製一周後取出，清水透洗，擠乾水分，放陰涼通風處晾曬一天。將醬油、花生油、清水和在一起燒開，涼透，倒入容器，拌入味精、辣椒粉，將地瓜秧順頭順尾地放入，第二天便可食用。醬好的地瓜秧呈褐紅色，鮮鹹筋軟，別有一番風味。這道鮮美的食物，現在已很少吃了，繁忙的日常事務，使得少有為自己加工美味的時間。以前，每到翻秧的時候，鄉下親戚就會捎一些進城，送得多了，我把它切碎晾乾，放進冰箱進行儲藏，誰家有三高病人，還會與他們一起分享。

地瓜秧營養價值很高，久負盛名，據聯合國亞洲蔬菜研究發展中心一份抗氧化蔬菜報告表明，地瓜秧以富含多種於人體有益的礦物質，而躋身十大抗氧化蔬菜前列。美國把紅薯的葉、莖、尖加工成綠色蔬菜，並列為「航天食品」，日本則把紅薯葉當作不可多得的保健食品，被視為「蔬菜皇后」。

在生活艱苦的年代，有人把地瓜切成片曬乾後儲存起來，留作一年的口糧；有人把剛挖出來的地瓜窖在地下，等冬天煮熟再加以鹹菜下飯。家中的老人還記得當年糧食短缺時，人們把地瓜乾在礮上壓碎，抓幾把放進清水大鍋裡，與紅豆同煮為地瓜粥，冬天寒的時候，一家人一邊以煤爐取暖，一邊圍坐在桌邊喝得不亦樂乎。這種吃法一直延續到現在。

在山東臨沂，地處蒙山景區的百花峪有一些特色飯店，他們把地瓜飯當成一道吸引遊客的美食，它是由紅豆、地瓜乾、玉米碴小火慢熬製作而成，比當年的做法又精進了一層。無論怎麼個吃法，地瓜都脫不了它自身的樸拙。它們最大的美德，不僅是味道甜美，而且還給人類帶來溫飽，帶來人間的煙火和不可缺少的生命能量。



■地瓜營養價值高，可通便秘。

網上圖片

羅曼蒂克不會消亡

身體痊癒後的馬仔信心滿滿地對妓女說，我掙錢養你。我立刻腦補導演其實想說，再卑微的人，都有對羅曼蒂克愛情的嚮往和牽念。

日本入侵，上海、重慶、香港，風雨飄搖。亂世之下，江湖幫派糾纏在家仇國恨之中，道義始終不渝。陸先生是黑幫頭面人物，斯文儒雅，禮儀周全。和顏悅色地吃茶之間，就吩咐人把一個嬌媚女子戴着翡翠鐲子的玉臂，生生砍下來裝在錦盒裡；又吩咐人鍾殺了他請來喝茶的人（趙寶剛飾），場面血腥壓力。又是一個吃茶的場面，日本人重金利誘，希望與其合作。民族大義當前，日本人不能做漢奸走狗。陸先生輕描淡寫的一句「吃茶」，將日本人拒於千里之外。由此招致的殺身之禍，他是倖倖逃脫了，一家老小血流成河。

淺野忠信是全屏隱匿最深的大反派。潛伏上海多年，穿長衫，說上海話，打上海麻將，娶了陸先生的妹妹，還生了兩個兒子，儼然一副老上海的派頭。不動聲色在幕後，為日本侵略中國作周密的部署。甚至他還將陸先生最愛的小六，關押在暗室裡做他的性奴。

精明過人，在各種勢力中游刃有餘的陸先生，竟然一直未能察覺。直至上海淪陷，南京失守，所有人都逃往重慶了。淪為戴先生情婦

的吳小姐，在和陸先生吃粥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大概不喜歡這個地方，所以就不喜歡吃這裡的東西；喜歡上海，所以愛吃上海菜，大概是喜歡什麼地方就喜歡吃那裡的菜。」陸先生忽然驚覺，他那個上海腔調十足的日本妹夫，才是他最大的仇人和敵人。因為出事之前，他一直在上海開日本菜館。為了復仇，陸先生一路輾轉，在抗戰結束時趕到呂宋島，讓小六當着渡部的面，擊斃了他的大兒子。雖然，渡部的大兒子也是陸先生的外甥。愛憎分明有仇必報的真實人性，毫不遮掩。

整部電影，時間秩序交織回環，情節推進倒敘抽放，畫面構成長短鏡頭輪番上陣。看電影的人，稍微不專注，後面的疑團就難以開解。初初看完，覺得導演必定是姜文的鐵粉。再細細回味，王家衛的浪漫光影，亦不斷閃爍其中。儘管這部戲在內地公映時，票房剛剛過億。跟那些動輒幾億、十幾億的片子比起來，稱得上是慘淡。不過，片子呈現出的飽滿畫面複雜情緒，卻值得反覆咀嚼。因為博採眾長的燒腦電影，需要熱衷邊欣賞電影邊腦洞大開腦補情節的觀眾。

只是片名叫做《羅曼蒂克消亡史》，又有誰能見到羅曼蒂克真正消亡呢？